

风物

年的序曲

肖复兴

虽有老话说，进了腊八就算过年，但是，真正过年，还要等到年三十儿的晚上。一顿饺子为主角的年夜饭端上桌，然后，乒乒乓乓，燃放起鞭炮，才算得上拉开了过年这场大戏的大幕。

年的序曲，便是在年三十儿这一天开始奏响的。

在过去的年月里，平常人家一般会在年三十儿的下午开始包饺子。这时候，全家人聚齐在父母的家中，就是在外地的孩子，也会在这时候千里迢迢赶回家。团圆，在年的传统意义上，这一刻显得格外明显，一直延续至今。

还有一点，冻饺子远不如新包的饺子好吃。这和从树上采摘下来成熟的果子，与经过处理或放熟捂熟的果子，吃起来味道绝对不同的道理一样。

一般，这一天下午，各家在案板上剁菜的乒乒乓乓的声音，便陆续开始了。以前住大院的时候，满院子都是这样剁菜的声音，此起彼伏，你呼我应，是年最响亮、最欢快、最温馨的序曲。

如今，大多数人家搬进了楼房，这样美妙热闹的年的序曲，是听不到了。不过，这一天下午走到楼道里，如果仔细听，还是会隐隐听到有不少人家在案板上剁菜的乒乒乓乓的声音，在这一天下午就永不消失。只不过，隔着房门和防盗门双层的阻隔，这声音显得微弱温柔了许多。如果说以前大院里传出各家在案板上剁菜的声音，像是一曲民乐中的打击乐，欢快热闹；如今的则像是一曲经过弱音器处理过的柔板，轻快温馨。

在老北京，年三十儿这一天奏响年的序曲，除了这案板上的前奏外，还有一种声音格外特殊，却必不可少。

这一天的黄昏时分，是街上最清静的时候。店铺早已打烊关门，胡同里几乎见不到人影，除了寒风刮得树上的枯树枝子呼呼响，听不到什么喧哗。就在这个时候，胡同里会传来一声声“买荸荠喽！买荸荠喽”的叫卖声。由于四周清静，这声响便显得格外清亮，在风中荡漾着悠扬的回声，各家都能够听得见。

这时候，各家的大人一般会走出家门，来到胡同里，招呼卖荸荠的：“买点荸荠！”卖荸荠的会问：“买荸荠哟？”人们会答：“对，荸荠！”卖荸荠的再问：“年货都备齐了？”人们会答：“备齐啦！备齐啦！”然后彼此笑笑，点头作揖，算是提前拜了年。

荸荠，就是取这个“备齐”之意。卖荸荠的，就是专门来赚这份钱的。买荸荠的，就是图这个荸荠的谐音，图个吉利的。那时候卖荸荠的，一般分生荸荠和熟荸荠两种，都很便宜。也有大人手里忙着活儿，出不来的，就让孩子跑出来买，总之，各家是一定要买几个荸荠的。对于小孩子，不懂得荸荠就是备齐了的意思，只知道图。那年月，冬天里没有什么水果，就把荸荠当成了水果，特别是生荸荠，脆生生、水灵灵，很有点儿滋味呢。所以，即使是孩子，在年三十儿这一天的黄昏，也和大人一起等待着卖荸荠的吆喝声响起呢。

如果除夕算作辞旧迎新的一支曲子的话，序曲是剁饺子馅欢快的声响，那么，这寒风中传来的一声声“买荸荠喽！买荸荠喽”的吆喝声，则像是中间插进来的一段变奏，或者像是在打击乐中，突然响起的一声长笛，清亮而悠扬地回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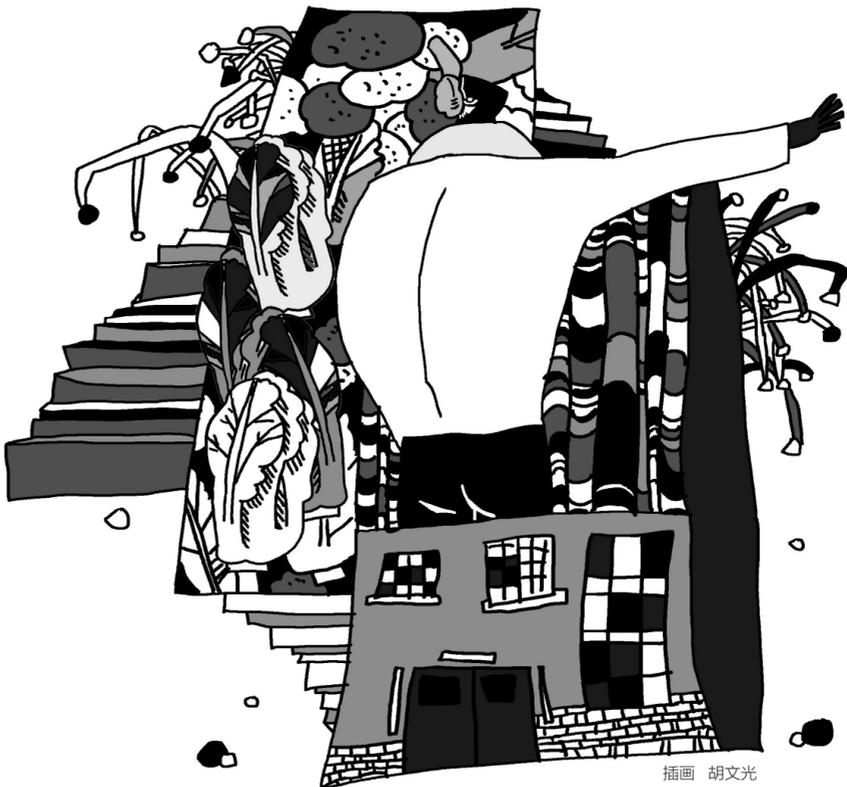
如今，这样的民俗早已失传。人们再也听不到年三十儿黄昏那一声声“买荸荠喽！买荸荠喽”的叫卖声了，也听不到大人们像小孩子一样正儿八经地说“备齐啦，备齐啦！”的回答了。我现在在想，大人们之所以在那一刻返老还童似地应答，是因为那时候的人们对于年都存着一种敬畏之情，或者说，年真的能够给人们带来乐趣、欢喜以及期许。现在，即使还能够听到这样叫卖荸荠的声音，还有几个大人能煞有介事地出门买几粒荸荠然后答道：“备齐啦，备齐啦”呢？更何况，如今人们大多住进了高楼，封闭的围墙、隔音的门窗，哪里又能听得到这遥远的呼喊声呢？

幸好，还有在案板上剁菜馅乒乒乓乓的声音，让年的序曲，如同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必然要奏响的一曲《拉德斯基》一样，始终如一并历久弥新地荡漾。

微小说

遥远的菜窖

杨明



插画 胡文光

多年以前，下岗工人杜老六因为奋不顾身抢救国家财产而失去了整条左臂。打那以后杜老六的生活算是雪上加霜，没了左臂再想打零工也没人要他了，老婆也没工作，两口子一度靠收卖废品维持生活。好在社区帮杜老六办了低保，不但可以按月领到补助，逢年过节的，区里或民政局的领导还能带着慰问品来看看他，东西不多，但让杜老六知道组织还没忘了他，心里总是暖乎乎的。

近来杜老六的生活又有了些改善，一家爱心中介所给他介绍了两份工作，都是去当夜班门卫，工作很轻松，每月有一千多元工资。其中一家是事业单位，和他家几乎楼挨楼，溜溜长达五分钟就到了，环境也好，既干净又清静。可杜老六没选这家，他选了城郊的一个私人货场。货场的条件可比事业单位差远了，首先是路远，杜老六从家里徒步一小时才能到。货场特别大，杜老六在那儿上班，每晚都要打一个手电筒巡视一圈，没半个钟头根本巡视不完。哪像那家事业单位，只有二层小楼，楼上楼下一遍，十分钟就完事了，而且楼里有空调，冬暖夏凉，待在里面简直比家里都享福。货场的门卫室却是个孤零零的小平房，冬天夜里要想不挨冻，他还得用一只残臂劈柴拎煤生炉子。大家都很累，这杜老六，莫非身残志也残了？挣同样多的钱，为啥舍远求近自找这么多麻烦呢？就连货场的唐老板也莫名其妙，没等他问杜老六，杜老六先找他来了。

杜老六红着脸陪着笑说：“唐总，俺有点儿事想求您呢。”唐老板想，看看，怎么样，我就知道他不是白上我这儿来的，准得图点儿啥。就说：“老六，啥事？”杜老六说：“唐总，您是远近闻名的大慈善家……”唐老板哭笑不得：“打住打住，说事儿。”杜老六就说，“唐总，您看入冬这菜价涨得厉害，俺那挖窖好些年街坊邻居都说到最冷的时候菜不一定贵成啥样呢。这不，大伙儿一合计，不如现在多买点儿大白菜、大萝卜、大葱、土豆啥的。可是买那么多菜往哪儿贮存呢？就只好来求您了，您看您这货场这么大，我寻思着找个存儿给大伙儿挖个菜窖，把菜贮存在里面，天冷时，谁家第二天要吃啥先跟我打个招呼，我早上下班时就把菜给捎回去了，唐总，您看……”

唐老板愣了，杜老六以为唐老板生气了，慌忙说：“唐总，您知道，我杜老六是个废人，这些年多亏了街坊邻居帮衬着，我心里都装着呢，能为老少爷们儿做点啥，我心里也踏实点儿不是？”见唐老板还是没吭声，他又说，“唐总，您放心，等明年一开春我就把菜

窖填了，保证填得平平整整的。只要您答应借块地儿，我就是少拿点儿工资也情愿啊！”

唐老板突然一巴掌拍在杜老六的肩膀上：“老六，你不要说了……”杜老六吓了一跳，但他注意到，唐老板的眼睛已经湿润了。

唐老板也是出身贫苦，对菜窖有着遥远而亲切的记忆。几十年过去了，社会发展了，菜窖早已销声匿迹。没想到，今天却从杜老六嘴里又冒了出来，唐老板心里五味杂陈。

“老一哦，六哥啊。”唐老板再开口时称呼都变了，“这有啥啊，好事啊，挖吧，你随便挑地儿，挖深挖大点儿。六哥，你的工资不但不能减少，我每月再给你加两百元，另外，搭菜窖用的木料啥的，我包了。”

杜老六回去一说，街坊邻居们扛锹扛镐的都来了，很快把菜窖挖好，然后把各家各户的菜，足有上万斤运来了，下窖贮藏。

天渐渐冷了，北风呼啸，每天一大早，杜老六的老婆就蹬着小板车来到货场，杜老六拿着记着谁家需要什么菜及数量的小记事本，指挥老婆从窖里取菜装车，两人顶着风雪一路蹬回家，挨家挨户把菜送去。

眼瞅快过年了，民政局领导照例要慰问杜老六。往年都是苗局长来。今年苗局长出差了，临行前就把这事托付给了办公室主任小何。

小何主任三十出头，博士毕业，满脑子新理念，浑身上下充满朝气。腊月二十三，小何主任驱车来到杜老六家，结果杜老六两口子都不在家，听邻居说在货场还没回来。小何主任马上驱车去货场。刚进货场大门，正赶上杜老六和老婆蹬着小板车出来，一看见小何主任一行，有点儿发蒙，小何主任一挥手，径直去了又冷又暗的门卫室。可是，在那里送上慰问品，小何主任还额外准备了五百元钱，这可是小何主任自己从腰包里面掏的，把杜老六两口子感动得不知说啥好。

小何主任回到局里，心里却久久不能平静，想到杜老六两口子那么老远顶风冒雪地运菜回家，不禁有些不安地想，慰问特困户不能光送点东西送点钱就完了，应该用心去温暖他们，帮助他们做点儿实事。小何主任拿起电话：“喂，马上给我调一辆卡车。”

再说已回家的杜老六，突然接到唐老板的紧急电话，说有人抢菜。杜老六慌忙往货场赶，走到货

场门口，大卡车已经满载出门，杜老六掉头在后边玩命地追，哪追得上。追着追着，杜老六又傻眼了，卡车慢慢掉过头又回来了。车后跟着小何主任的轿车，看来是轿车把卡车截回来的。轿车司机看到愣在道旁的杜老六，又招呼他上车，杜老六一脑袋浆子，糊里糊涂地上车跟了回来。

回到货场，小何主任吩咐把卡车上的菜都卸下来，原样送回菜窖里去。杜老六和唐老板你看我我看着我，大眼瞪小眼。杜老六上前小心地问，“何主任，这是咋回事呀？”小何主任红着脸啥也没说出来，摆摆手上车走了。

原来小何主任派出卡车后正好接到苗局长打来的电话就汇报了自己的慰问举措，苗局长越听越不对劲儿：“你这不瞎闹吗，人家挖窖贮菜有人家的缘由，你想想，那么大岁数的残疾人天天大老远地运菜难不成是为了锻炼身体吗？天气预报说这两天要升温，你一家伙把菜都拉过去，往哪儿搁，赶紧给人家送回去。”

苗局长回来后，对小何主任说：“你年轻，有热情，关心群众疾苦，这都是好的，可做工作不能想当然，从实际情况出发，才能更好地服务群众呀。”

冬天的花

赵健雄

蜡梅

蜡梅照例在隆冬盛开，傲然吐蕾时枝条上的叶子早已落光，所以尽管花儿不大，还是十分耀眼，加上质地特别，蜡一般凝固了时间，会持续到春天才凋零。

我喜欢厚重、坚定的蜡梅，就像冬天的仿制品，也只有这样的花儿才能挨过漫长的严寒。

此刻它们已开得密密麻麻了，只是隐在仍然繁杂的叶子间，一眼看过去很难识别。不知道这昭示着什么？和周遭世界暂且共存，用一句流行语来说，叫眼前的苟且，或者，其实是要我们从长久着眼，用心盼望诗与远方。

诗可能失落，而不远的远方一定存在，所以也对。

那个由它创造的晶莹剔透的小世界，我们先保留在记忆里吧，不久北风骤起，长得再牢的叶子也会凋落，岁月将渐渐清冷，变得肃穆起来。

那时，我要用长焦镜头来展现它余晖中的模样，小小的，却如太阳般炫目，不晓得是为自己已在冬天的坦然骄傲，还是终究也向往着新春？

雪花

窗外又在飘雪，断断续续，已经几天了。还记得当初大家举首望天时那份渴盼的急切。

对城里人来说，雪不过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因为稀罕，所以心动。

它也是对日常生活的一种颠覆。既是色彩上的颠覆，也是形态上的颠覆。

雪覆盖大地后，世界上只剩下白色。在这个时代，我们都有复归简单的趋向，而雪是那般柔软，抹掉了一切坚硬与固执的线条。

这些日子，我每天都要出去逛一会儿。看雪从天上飘落，看它积攒在所能到达的一切地方。看雪地上那些繁杂的脚印彼此错杂与重叠，然后只剩下脏水。就像一个转瞬即逝的梦，你不能和江南的雪谈论明天，它也没有明天。

这样的時候，我会想起从前塞上的日子。那儿的雪经久不消，是可以期待甚至依赖的存在。

人们在结成了冰的雪地上行走或骑单车，知道路滑仍得出门，因为那是一种日常与恒久。

看见雪还是欢喜，更多的却成为一种习惯。

眼前这场江南罕见的大雪，给人们带来的不只是欢喜。许多树被压断了，很大的冰块从屋顶上滑下来，不知有没有砸破行人的脑袋。而大雪消融后的景象，即刻显出世界的真相。

所有欢爱都有代价，我们在与雪尽情嬉闹后，多少体会到了那种冷酷。

这个梦此刻并未破灭，它用不断织补的方法在修复自己。

而我的目光，忍不住隔一会儿就望向窗外，看着这雪渐渐大了又渐渐小了。

明知道高潮已去，却依然希望降下哪怕稍大一点儿的雪。

桂花

真是有点儿奇怪，直至新年还有桂花挂在枝头，至少我，从未见过此种景象，凑上去闻一闻，没有香味，不知是因为数量少，气味难以聚集，还是根本就无从生发。

我用手机立此存照，但怕即便面对影像，人们仍难以相信，毕竟太不可思议。

自小因为教育的原因相信进化论乃至一切以科学为名目的说法，现在看来，无常也是事物经常的状态，这种那所谓的规律，真是说变就变。就像眼前这桂花，八月十五前后飘香的事物过了新年仍出现在树上，尽管有点儿萎靡，还是像模像样的，彼此就如遭逢于梦中。

我对着那棵桂树发呆，路人看我也就是一个呆子。

桂花，桂花，创造了眼前奇迹的桂花，那比米粒还小的花瓣，足以震慑我。

迎己亥年

王向峰

东风送暖拂门来，
丽日融融梅自开。
盛世万家多喜乐，
祈年祝福舞舞台。

你那张擦出了汗渍的车票
揉搓着似箭归心
你眺望天幕窃笑的眼神
回放着爆竹飞花的斑斓
你时不时拱动的舌尖
品咂着妈妈端来的年夜饭

是好日子驱除了风萧雨寒
你才剪断了拮据的纠缠
是沉甸甸的乡愁赶集
你才走出了忙三火四的弧线
这些年啊 一些让你心烦的事
随着日子的红火已经渐行渐远
唯家乡除夕的灯火
却是你心中从未熄灭的灯盏

你从蓬松的黑土地出发
牛犊般的青涩是你的本钱
你扛起太阳撒欢 召唤星斗擦汗

除夕密码

商国华

从春到冬的辗转 求索
风来雨去的冲刺 闯关
让原本为生计奔波的打工仔
磨炼成了脱贫路上的好汉
而你那汗珠子摔八瓣的底片
却从没错过过
父母亲争先传看的光盘
如今 你的脚步顺风顺水了
可你那圆梦小康的信息库
还在播撒着——
让富起来的人成群连片的箴言

你看见了也听到了
昨天跋涉路上清瘦的眉梢
早已变成了今天浑圆的笑脸
只是思念的炊烟
依然在黄河两岸盘旋
除夕夜呀——
团圆的发动机

正在与天地同频共振
东西南北祝福的方言
正在顺长江而下
沿长城攀缘

你看见了也听见了
清醇的陈酿火辣透明
一张张红红火火的大福字
亲吻着千家万户的门脸
鹤发青丝也好 黄花老妪也罢
一声声念着除夕的密码
让梦想握住强盛的明天

尽管挥洒汗水的日子年复一年
尽管不如意的岔路
还会有风雪弥漫
一个五千年也讲不完的故事
团圆 总是美好生活
弹拨的第一根琴弦



插画 董昌秋